

第一章 身分太過低微

睡意朦朧間，彷彿聽到了腳步聲，遠遠的似乎還有人應答著什麼。

秦月揉了揉眼睛，感覺到透過床帳的微弱光亮。

撩開床帳往外看了一眼，卻是被撲面而來的寒意凍得一個激靈，她清醒了一息，便見著窗戶外面還是漆黑一片，隔扇另一邊的次間倒是燈火通明。

迷濛地不知時辰，把頭髮撩到腦後，窸窣窸窣地從被子裡坐起來，伸手把放在床頭的衣裳披在身上，她剛打算下床，便見著那隔扇的門被推開，次間明亮的燈光照進來。

微微眯了一下眼睛，她便看到熟悉的身影走到暖閣裡來——是她的夫君容昭。

秦月忍不住伸手擋了一下光線，便見著容昭讓外頭的下人把燈滅了，又回手關了門，屋子裡只剩下他手裡提著的那盞小燈，光線也柔和下來。

隨手把那小燈放在桌子上，容昭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：「吵醒妳了？」

昏暗光線下，容昭大半容貌隱在黑暗中，叫她忍不住又眨了眨眼，然後才遲鈍地點點頭，問道：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子時剛過，繼續睡吧。」容昭脫了外面披著的衣服，又伸手把秦月披在身上的衣裳脫下，重新放回到床頭的櫃子上，接著將放在桌上的小燈給滅了。

黑暗中，秦月眨了下眼睛，緩緩躺回溫暖的被子裡，一旁的容昭把床帳重新合好，然後才躺下來。

「不是說明天才回來嗎？」重新躺下，倒是也沒了睡意，她側過身子看向身旁的人——在一片漆黑中，其實什麼也看不清，只能感覺到淡淡的沉水香隨著呼吸彌散開來。

「傍晚進的城，也不想留在宮裡，就回來了。」容昭說道。

他的語氣很淡，聽起來並不需要詳細解釋的樣子，秦月抿了一下唇，便也識趣地沒有追問。

溫熱的呼吸逼近過來，她下意識抬頭，便被裹進一個微涼的懷抱中。

黑暗裡，窸窣摩擦聲細碎，呼吸喘息漸漸粗重，情難自禁時，她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上……

再醒來的時候，天光已經大亮，身旁空空蕩蕩早沒了人，秦月低頭看了看身上的衣服，不知是什麼時候換過的。

她扶著酸脹的腰坐起來，發了會兒呆，還沒理清楚那滿腦子的紛亂，便聽見隔扇門推開的聲音。

心裡莫名慌亂了下，她伸手撩開帳子，便對上了容昭的目光。

「醒了？」只披著個外袍的容昭手裡拿著個白瓷瓶，他傾身靠過來道：「給妳換衣服的時候看到有點紅——」

「我自己來。」這話還沒說完，秦月便急急忙忙打斷，她感覺自己的臉紅得發燙。容昭笑了一聲，便把手裡的瓷瓶放在她的枕邊，然後就在床沿坐下。

秦月飛快地掃了一眼那瓷瓶，又看向了在旁邊坐著沒動的容昭，聲音有些發飄，「那你出去呀。」

「怕妳不方便，我好幫妳。」

秦月捏著那瓷瓶沒動，有些發惱道：「你——」

「我來幫妳吧。」他很快把她手裡的瓷瓶拿過來，伸手到被子裡拉過她的腳踝，然後將瓷瓶裡面的藥油倒在她的膝蓋上，細細地揉開。

秦月被拉得往後仰倒下去，索性直接拉了被子把頭臉給蓋住。

「明天我要去少梁。」容昭笑了一聲，把她另一條腿擱在自己身上，「妳最近少出門。」

秦月愣了一會兒，拉開被子看著他，「可你昨天才回來呢。」

容昭一邊給她揉開藥油，一邊看向她，「有點事情非要我親自去不可。」頓了頓，他看著藥油已經抹開，便把瓷瓶隨手放到床頭的櫃子上，「快年底了，最近京中應酬多，妳也不要出去，免得無意中惹了事妳也不知道。」

「哦……」秦月悶悶地答應下來。

「要是嫌家裡無聊沒事做，就找點話本看看，或者讓二弟帶妳去莊子上打獵也可以。」容昭一伸手，便將她連著被子一起攬到懷裡，親了一下她的頭髮，聲音壓低道：「腰酸不酸，要不要我替妳揉揉？」

秦月臉又紅了起來，她推了他一下，逞強道：「不酸，我好著呢！」

「那我看看？」容昭的手伸進被子裡，然後便被一雙手給按住，他對上了秦月濕漉漉的眼睛，「妳昨天咬我一口，還流血了。」

秦月按著他的手不鬆開，目光漂移了一會兒，夜裡的那些紛亂纏綿此時此刻全都湧現在腦海中。

由於她理虧，乾脆偏過頭不再看他，嘴硬道：「那你咬回來。」

容昭一低頭，便看見她白皙的脖頸露在眼前。

「你……」察覺到什麼，秦月急忙伸手拉了被子一下，就這麼短暫鬆手的機會，容昭放在被子裡的手便攬過了她的。

「讓妳再咬我一次好了。」容昭空出一隻手，笑著把床帳給拉上……

在暖閣裡胡天胡地又過了一天一夜，外頭的雪也下了一天一夜，等到秦月雙腿酸軟地下床時，從窗戶往外看，便只見白雪皚皚銀裝素裹，而容昭已經早早地走了。聽著暖閣裡的動靜，外頭丫鬟捧著熱水等物安靜地進來。

「夫人，將軍吩咐給您燉了燕窩，廚房已經送來了。」開口說話的是她身邊的大丫鬟枇杷，「夫人現在用，還是想等會再用？」

秦月收回了目光，問道：「將軍是什麼時候走的？」

枇杷道：「天沒亮就走了。」

秦月抵了一下嘴唇，沒有再追問下去，只道：「先洗漱更衣吧。」

枇杷應下，便與其他丫鬟一起上前。

換了衣服然後梳妝打扮，鏡子裡面映出她的容顏，秦月恍惚了下，突然瞥見枇杷身後一個丫鬟的眼神。

似乎是輕視，又或者不以為然。

她轉身去看那丫鬟，見她已低了頭，此時正老老實實彷彿鶉鶉一般，屋子裡面安

靜得彷彿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到。

秦月放下了手裡的髮梳，不再去看那丫鬟，出了暖閣，便在次間的圓桌上看到早已擺好的早飯，而容昭特地吩咐的那碗燕窩就擺在了正中間。

她在桌前坐下，心頭拂過一些煩悶，有些事情她能假裝沒看到，但她並不是瞎子——

秦月知道在容府裡，雖然她是夫人，可底下的人並不服氣，因為她出身低微，也因為容昭對她缺了一些對待夫人應有的尊重和敬愛，最關鍵的是，她並非容家內宅的主事人。

於是如昨日容昭回來後與她在房中行事，在下人眼裡便不是夫妻恩愛，而成了一種不尊重的玩弄。

既然有這樣的看法，便會表露在臉上，摻雜在言語之中。

可她又無法向容昭說這些，有些話她不能開口，有些事她也無法拒絕。

那年她被叔叔孀孀送給一個年過六旬的老頭做妾，她拚死逃出來，是容昭救了她，還給了她名分，讓她脫離火坑來到京城，從此安穩度日。

容昭對她有大恩大德，她是打算用這一輩子來回報他的，所以無論有多少委屈她都會嚥下。

她會對他好，也會對容家上下都好，因此有些話她永遠不會去說，她不能開口，也不可以開口。

滿腹心事之下，幾乎是食不知味地吃過早飯，秦月正準備讓人拿些書來看看，便見一個小丫鬟從外面進來。

「夫人，老夫人讓您過去呢！」小丫鬟笑嘻嘻地行了禮，口齒伶俐地說道。

秦月沉默了一下，勉強笑了一聲，「我知道了，一會兒就過去。」

小丫鬟聽了這話便也不多站，隨即退了出去。

一旁枇杷笑著上前道：「夫人，那換一身衣服再往老夫人那邊去吧？」

秦月點了頭，「換墨綠那身，看起來莊重一些。」

容府中，如今管家的是容昭的伯母林氏。

容昭的身世其實頗為坎坷，父母早亡，留下了他與弟弟容昀，兩人便是在大伯撫養下長大。

他十七歲那年，容家突逢變故，大伯與從兄都因牽連到了宮中皇子的事而下獄，之後被判流放，他因與大伯是隔房的關係倒是倖免於難。

為了把大伯和從兄救出來，他從軍去打北狄，立下了功勳，奈何時不待人，彼時容昭大伯與從兄都已丟了性命，他只來得及把小侄女和林氏贖出來。

在容昭心裡，林氏與母親無異，故而他將容府交給林氏來管。

秦月與他初成親時，他便說過了林氏對他的養育之恩，她明白這種恩情應當回報，也努力對林氏尊重，只是林氏並不喜歡她。

林氏對她的不喜從來都擺在面上，許多話她說得直白極了，在見過秦月後便直接說了原因——

容昭現在是大將軍，在妻子選擇上，原應選個世家大族出身的女兒，如此結為兩

姓之好，還能為容昭添一份助力。

她秦月出身不好，甚至這婚事也倉促，幾乎無法為容昭做什麼，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一張臉，但這世上有那麼多好看的女人，她憑著這臉又能做什麼呢？

沒有人能對著一個明顯對自己厭惡的人掏心掏肺，秦月對林氏也是如此，她知道自己不受待見，便只好離得遠一些。

進到林氏的院子裡，秦月在廊下等著丫鬟進去通傳，她抬頭看著漫天雪花，有一些想容昭了，至少他在家的時候，林氏是不會來找自己的。

想到這裡，她心中閃過一些自嘲，然後便見林氏身邊丫鬟出來請她進去。

跟著丫鬟進到廳中，秦月先行了禮，然後在一旁陪著林氏坐下。

林氏看了她一眼，抬手示意丫鬟們都退出去，然後才慢慢地開了口，「有些話我不好在丫鬟面前說，那倒是讓妳沒面子。妳是昭兒的正妻，我活了這麼多年，沒見過哪家正妻是跟著夫君那樣胡鬧的。妳識字讀書，難道還不知規勸？這些話傳開了，對妳名聲有什麼好處？」

秦月嘴唇哆嗦了下，臉色頓時漲紅。

「妳進門這麼多年，也沒給昭兒生個一兒半女，心思是不是都用在歪門邪道上了？」林氏目光如刀般將她上下打量了一遍，「有些話我不想說太多，妳仔細想明白吧！」

林氏這些話，讓秦月不知該怎麼想明白——

她與容昭成親說起來是有五六年了，可前面幾年都聚少離多，他大多數時候都在北邊帶兵，也就是今年秋天才調任回京城來，但就算調任回來了，也並非天天都在家中，基本還是在京郊大營裡，回來府中的時間屈指可數。

生兒育女這種事，憑她一個人是辦不到的，所以林氏說的這些，只讓她感覺到了厭惡。

可世上拿捏女人的無非就是這麼幾條，做人妻子，生兒育女，相夫教子，對丈夫是輔佐，對兒女是教養，她恰恰兩樣都缺，故而林氏這麼說，她也無法反駁。

林氏見她沒了聲音，面上倒是露出顯而易見的輕蔑，又問道：「昭兒這次是去哪裡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秦月抿了一下嘴唇，道：「不知什麼時候回來，將軍沒有與我說起。」

林氏眉頭立起來，眼睛都瞪大了，「妳說妳身為妻子到底做了什麼？連自己夫君去哪裡、什麼時候回來都不知道，究竟能幹什麼正事？現在這家還有我替妳管著，將來要是讓妳來管家，這上上下下怕不是要一團亂！」

「將軍不說……應當是有他的打算。」秦月艱難地解釋了句，可這話說出口後，很快又失了繼續說下去的心思。

無論自己怎樣說，林氏都是不滿，她說再多也無益。

「夫妻一體的道理妳知不知道？他有他的打算，妳是他的妻子，妳去關心他，主動問問，他難道還會瞞著妳？」林氏眉頭緊皺，「妳這個將軍夫人實在太失職了！」

秦月心裡堵得慌，低垂著頭，只一徑聽著。

這時，外面傳來腳步聲，來人直接打了簾子進來，未語先笑，聲音清脆，「嬪嬪，

「一會兒我們出去打雪仗好不好？」

秦月抬眼去看，便見那人自在地在林氏身邊坐下。

是容鶯，容昭的侄女，也是林氏的親孫女。

或許有血緣關係的孫女到底是不同的，林氏此刻臉上神色都柔和下來，她拉著容鶯的手摩挲了一會兒，心疼道：「手怎麼冷冰冰的，這麼大雪的天不要在外面貪玩。」

容鶯笑道：「也就是剛進來的時候團了個雪球，想等等和孀孀一起玩。」頓了頓，她嬌憨地一頭埋進林氏懷裡，撒嬌道：「好不容易才下了這麼大的雪，我已經說服了二叔讓他把前院那一大塊空地的雪都留著，今天正好打雪仗呢！」

林氏看了秦月一眼，有些欲言又止，最後只拍了拍容鶯的手，「我與妳孀孀還有幾句話要說，妳到外面去等著。」

容鶯卻不願意，嘟著嘴不開心道：「祖母，叔叔不在家，家裡又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非說不可？」

「小孩兒不懂，先出去。」林氏推著容鶯站起來，「妳也別整天惦記著玩耍，該念書還是要念書，不能懈怠。」

容鶯沒法子，她看了秦月一眼，只能先出去了。

林氏看著容鶯離開，目光才轉向秦月，語氣頓時冷漠下來，「有些話我說多了妳也不愛聽，但要記得，妳現在是將軍夫人，可妳有將軍夫人的樣子嗎？」頓了頓，她也沒給秦月再說話的機會，繼續又道：「妳與昭兒成親這麼多年，我也看了妳這麼多年，妳那點見不得人的小心思我一清二楚。等明年開春了，我便與昭兒商量，準備給他納幾房妾室，好給容家開枝散葉。」

秦月怔住，萬萬沒想到林氏竟然有這樣的打算。

「妳不許嫉妒，也必須勸著昭兒同意納妾。」林氏盯著她的眼睛，「妳要明白自己的身分，還有妳的出身。」

秦月不想答應，沒有哪個女人願意和別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丈夫。

林氏大約猜到了她的想法，又道：「妳回去好好想想，若是執意不肯，依著七出的規矩，妳也不必在容家繼續留下去了。」

秦月下意識握緊拳頭，長長的指甲似乎扎進了肉裡，但她卻感覺不到疼痛。

她抬頭看向林氏，有那麼一瞬間她想問問為什麼，可忽然間又有些洩氣。

的確是她出身差配不上容昭，的確是她多年無出，的確是她有百般不是……

她愛容昭，所以應當希望他能過得更好，應當給予他報答和包容，而她給不了的，便應當依著林氏的意思，讓旁人來幫忙。

林氏厭煩地看了她一眼，最後道：「妳出去吧，既然鶯兒想和妳玩，妳便好好陪著她，但這些話不要叫她知道。」

秦月起了身，勉力笑了笑，也不知還能說什麼，便往屋子外頭走去。

枇杷見她出來，立即迎上前，正想說什麼，突然看到她手心裡有斑駁的血跡，頓時愣住了。

「夫人，這是怎麼了？」枇杷小心地把她的手捧起來看，見到長指甲上那點點猩

紅，似乎也猜到了原因，剩下的話便全嚥了下去。

秦月順著枇杷的動作看了一眼自己血肉模糊的手心，這會兒才後知後覺地感覺到了疼痛，她看了一眼外面的雪，道：「指甲太長了，回去剪了吧。」

「咱們屋裡有白藥，抹上就好了。」枇杷把搭在手裡的斗篷給秦月披上，「方才大姑娘說她在前院等著夫人去打雪仗，夫人手上有傷，還是不要去吧。」

秦月恍恍惚惚把斗篷帽子拉上就往外走，也沒接枇杷遞過來的手爐，「無妨，這點小傷，等會回屋就好了。」

枇杷衝上前，把手爐塞到她手裡，又從門口的小丫鬟手中接過傘，她往屋子裡面看了一眼，心裡琢磨著大約又是老夫人說了什麼惹了主子不高興，便低聲勸道：

「夫人，老夫人是古板些，以前容家大業大，她便記得從前的光景呢，說話或許難聽了點，您別和她計較。」

秦月垂眸，北風吹在臉上，讓她無比清醒。

容家從前的確是家大業大，容昭的祖父，容昭的大伯都曾經做過太尉，林氏當初是太尉夫人，她見慣了富貴，也見慣了權勢，所以從來都不喜歡她。

這種厭惡和不喜只因為她太過低微。

可出身無法改變，她就是個孤女，若當初她逃出來之後直接在河裡淹死了，或許就不用有今日的種種難為。

回到屋子裡先剪了長長的指甲，枇杷又翻了白藥出來替她將手心給包紮起來，因為指甲太長，這傷口看起來有些猙獰。

容鶯聽說她手受傷，便直接過來看她。

和林氏不一樣，容鶯倒是十分和善可愛——應當是這幾年自己一直照顧她的緣故。她與容昭成親的時候，容鶯還是個十歲的小姑娘，現在倒是長得亭亭玉立了。

看了看她包紮起來的手，容鶯老氣橫秋地歎了口氣，「祖母肯定又說難聽話了，嬌嬌，妳別和她生氣。」

秦月讓枇杷送了糕點茶水上來，溫聲笑了笑，「沒生氣。」有些話她肯定是不能與容鶯這樣的小孩兒說，何況容鶯還是下一輩，沒道理叫她知道那麼多事，「就是不好沾水，沒法陪著妳玩。」

「等會找二叔，讓他陪我玩。」容鶯倒是不以為意，「反正二叔在家也沒事，我看他早上還在自己院子裡堆雪人呢！」說著，她瞧見枇杷送了茶點上來，便伸手給秦月倒了茶，「嬌嬌，妳教我做上次妳給我做的那個繡球吧！上回我出去和張家姊姊一起玩耍的時候，她可羨慕我那個繡球了，我想自己也學著做一個。」

聽著這話，秦月心裡一直繃著的弦鬆弛了些，她轉而向枇杷道：「把上次還沒做完的那個找來，正好可以讓大姑娘看看。」

枇杷應聲而去。

容鶯笑道：「嬌嬌，妳等會便教我做，我肯定一教就會，妳不要動手了。」

「好。」秦月摸了摸她的腦袋，輕不可聞地歎了口氣。

不一會兒，枇杷便抱著個簸籬過來，裡面放著的便是還沒做完的繡球，還有各色配線和用來填充絲棉等物。

容鶯開心地接過來，先研究了一會兒要怎麼拼接上去，然後又看了看那用來填充的絲棉乾菊花之類的，好奇地翻了一翻，然後看向秦月，「想要沉一點，往裡面填什麼？石頭？」

秦月聽著這話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用石頭怕是不行，那是會砸死人的。若是要沉一些，用決明子或者蕎麥殼吧！」說著，她便讓枇杷去找了一小袋子蕎麥殼過來。等著枇杷找來了蕎麥殼，容鶯抓了一把掂了掂重量，滿意地點點頭，「這個好，比上次用絲棉的重。」

「大姑娘這是想用繡球砸人？」枇杷在旁邊笑著打趣。

容鶯笑道：「正是如此，之前那個太輕了，砸出去都軟綿綿的。」

有容鶯陪著，又有了事情可做，秦月暫時把一腦子的亂紛紛先拋到一旁。

到了晚間，她洗漱之後躺在床上，林氏說的那些便全都翻湧而來。

她情不自禁在想，若是林氏要給容昭納妾，他會同意嗎？最後秦月發現自己並不能猜到對方的想法。

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容昭對她算得上是無可指摘。

當初他從水裡救了她，得知她叔叔孀孀的打算，在徵求她的意見後直接許以婚約，接著給予名分，還痛快地給她請封了誥命。

而在成親之後，他給予她足夠的自由，不對她行事指手畫腳，他從來不要求她為自己做什麼，彷彿當初救人不過是日行一善，至於後來的給予則是為了積德。與此同時，他也不會主動與她多說什麼，因為他很忙碌，身為大將軍，須得統領兵馬。

她知道他在和北狄的邊境征戰中一直獲勝，但朝廷卻不斷想與北狄和談；她知道他在朝中有許多煩惱，要操心的事情很多，因此再無心思去處理情感上的私事，所以她一直努力去理解，並不會貿然地打擾。

曾經倒也想過能不能幫忙做點什麼，畢竟她是女人還是他的夫人，許多事情在女眷之間迂迴婉轉傳話，倒比朝廷上更為方便，但容昭只聽她提了一句，便讓她不用操心這些事，若是想交一兩個好友是可以的，但別沾朝政上的事情。

容昭所說是有道理的，她對朝政所知太少，能幫的極有限，不如安分簡單些，若是抱著目的結交，反而會弄巧成拙。

儘管有理，儘管話說得很好聽，但本質還是拒絕。

她並不愚蠢，自小就寄人籬下，太明白這些話裡話外的意思了。

與容昭在一起越久，待在容家越久，她便越覺得自己彷彿是隻貓兒或狗兒，雖然名為夫人，但其實只是個玩物。

若她養貓養狗，當然會對牠們好，也會給予牠們自由，甚至還會叫人專門去伺候牠們，而牠們就只要在她有需求的時候出現就足夠，因為她並不需要貓兒或狗兒來為自己做事。

她於容昭，或者在容昭眼裡的她，便是這樣如貓狗般的存在。

他不需要她做什麼，也不需要告知她自己的想法，正如他這麼多年來種種表現那樣，其實她只是湊巧被他救了，湊巧成了他的夫人，事實上有她或沒有她，對他

來說沒什麼區別。

若她真是沒有思考且不懂事的貓貓狗狗反而解脫，可她是一個人，一個能思考，會感受，有喜怒哀樂的人。

她希望自己的付出能有回應，她希望自己的回報能被他看在眼裡，而不是完全無視。

可約莫他是看不見的，否則……否則也不會是如今的境地。

他會拒絕林氏給他納妾嗎？或者換一個說法，他會拒絕家中多出幾隻貓貓狗狗嗎？秦月無法替他決定。

她近來時常感覺到煩悶，甚至常常在想，若是當初沉在水中沒有被救起來就好了。那樣她便不虧欠任何人。

第二章 她算什麼呢？

林氏要給容昭納妾的事情，很快就在府中流傳起來。

秦月院子裡的丫鬟們知道了，便也開始竊竊私語，枇杷彈壓了幾次，卻壓不下這些丫鬟的別有心思，甚至連同枇杷都一起被嘲弄起來。

「枇杷姊姊妳跟著夫人就好呀，與夫人一榮俱榮，反正無論如何夫人還是夫人嘛！」有人這樣說道。

「姊姊倒是勸夫人早點生個一兒半女啊，否則將來哪裡能在府裡站得住呢？」枇杷氣得眼睛都瞪大了，「妳們志向高，那就別在夫人身邊伺候了！我這就回稟了夫人，把妳們都趕出去。」

那些人卻不以為意，嬉笑道：「夫人說了又不作數，老夫人說了才算呢！」

秦月坐在屋子裡聽著枇杷和這些丫鬟吵架，她看了一眼旁邊面色含怒的容鶯，最後往後靠了靠，沒有說話。

容鶯氣得不行，站起身就走了出去，直接打起簾子道：「那我說了算不算？我倒是不知家裡還有妳們這樣的刁奴！祖母也不會容妳們在容府敗壞風氣的！」說著她看向一旁的枇杷，眉毛立了起來，「還多說什麼，直接趕出去便是，難道還要因為這種事去煩嬌嬌嗎？」

枇杷往屋子裡看了一眼，只見秦月正對著桌上的花瓶發愣，也不知在想什麼，再轉頭看向方才那些氣焰囂張的丫鬟，她們已紛紛跪倒在地上，顯然是被容鶯的話給嚇得不輕。

容鶯氣呼呼瞪了那些人一眼，只轉身重新回到屋子裡去。

她走到秦月身邊坐下，「祖母也是老糊塗了，哪裡有伯母插手侄子屋裡事情的，說出去就讓人笑話！偏偏還不聽勸，不知道哪裡來這麼多糊塗想法，就算是親娘也沒有天天往兒子屋子裡插手的！」說著她便抓了秦月的手，又道：「嬌嬌，妳給叔叔寫封信，我們的話祖母不聽，叔叔的話她總是要聽的。」

秦月被抓了一下才回過神來，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了容鶯在說什麼，最後只疲憊地擺了擺手，「妳叔叔去少梁是有正事的，我不好用這些事情去打擾他。」

「這怎麼不是正事了？」容鶯氣鼓鼓地拍了一下桌子，「我讓二叔去勸祖母。」

秦月搖了搖頭，安撫地拍了拍容鶯的手，道：「也沒有弟弟對哥哥房中事情指手

畫腳的，妳別為難妳二叔。」

「嬸嬸，妳就是脾氣太好了！」容鶯不高興地哼了一聲，「要是我將來成親，有人敢對我指手畫腳說三道四，我早就衝過去罵死她了！什麼長輩不長輩的，正經長輩誰天天管小輩房裡事情了！」

秦月看了一眼容鶯，倒是有些感慨。

她剛到容家的時候容鶯還只是個小孩兒，那會兒就看得出來她脾氣硬，這麼五六年過去，是越來越潑辣——這是因為有人寵愛，所以才有這樣的脾氣，否則便只會是謹小慎微委曲求全，斷不會養出這樣的性情。

她有時是羨慕容鶯的，因為從來沒有像她那樣自在過，但卻不希望容鶯因為這事情與林氏有什麼矛盾，畢竟林氏是她的親祖母，也是家裡唯一與林氏有血緣關係的人了。

「老夫人或許有她的想法，妳不要為了這件事情與她吵鬧。」想了一會兒，秦月伸手摸了摸容鶯的頭髮，「妳多體諒體諒她。」

「不想體諒。」容鶯洩了氣，趴在一旁道：「我只想到將來要是成親，有個長輩硬是要給我的夫君塞妾室，我就氣死了，根本沒法體諒！」

「說起來妳也快十六歲了，老夫人還沒說過妳的親事。」秦月就勢轉了話題，「妳叔叔現在是大將軍，將來說親，也不會有人敢這麼對妳的。」

「親事……其實我有個娃娃親。」容鶯老氣橫秋地歎了口氣，「不過人家未必願意認，祖母的意思是想讓叔叔寫信過去問問。」

秦月有些意外地看向她，「倒是沒聽妳叔叔提過。」

「因為叔叔沒有寫信，只和祖母說讓她重新相看一家。」容鶯笑了起來，「其實我也不喜歡那家，當時我們家出事的時候，那家人不拉一把就算了，還下死勁在後面捅刀子，這種人家……我是不知道有什麼好繼續結交的必要，那親事我也覺得根本沒必要履行。」

這些話是秦月沒聽說過的，她想了一會兒，正想說什麼，便又聽容鶯道：「這事情祖母以為我不知道，但叔叔沒有瞞著，直接和我說了，叔叔也說將來讓我找個自己喜歡的。」

秦月愣了一會兒，沒想到容昭會說出這樣的話，這是她認知之外的容昭——在她的認知裡，容昭都是直接下決定，從來不會商量什麼的。

容鶯抬眼看向秦月，又把話題給繞了回去，「所以嬸嬸，妳給叔叔寫信吧，他知道了，就會直接和祖母說的，他有決斷的事情，祖母就不會再插手了。」

秦月沉默了一下，最後笑了笑，「那我……還是寫信吧。」

聽著這話，容鶯高興起來，又道：「還有那些丫鬟，嬸嬸不要輕饒了她們！這種人就不應當在家裡面，她們是下人，憑什麼對主人說那些話？還有沒有做奴婢的自覺？」

「都聽妳的，不會輕饒她們。」秦月歎了口氣。

容鶯在這裡一直到吃過晚飯才離開，等她走後，枇杷進來請示秦月要如何處置那些嚼舌根的丫鬟。

秦月想了許久，最後道：「去和小叔說一聲，把這些丫鬟連同家人都一起賣出去吧。」

枇杷應下，面上露出幾分喜色，又忍不住勸道：「夫人，您倒是如大姑娘說的那樣，早點兒給將軍寫信吧！」

秦月還沒想好要怎麼給容昭寫信——其實她並沒有那麼想寫信，因為她也拿不准容昭會不會想要妾室。

如果容昭也想納妾，那她寫信又有什麼意思呢？與自取其辱有什麼區別？

秦月把她院子裡那些嚼舌根的下人都處理了的事情傳到了林氏耳中，林氏雖然厭惡秦月，但也知道這些下人不能留，於是也趕在年底前把府內上下梳理了一番，如此一來府中下人倒是安分起來。

而秦月準備寫給容昭的信反反覆覆斟酌了許久，終究還是沒寫完，也沒有寄出去。或許如容鶯想的那樣，寫了信讓容昭出面解決是最好的——如若他真的願意解決的話。

可若他並不覺得林氏給他納妾是什麼壞事，那自己的信在看他看來會是怎樣呢……她不敢想。

天氣一天天變冷，雪越下越大，京城彷彿都要被雪湮沒了。

林氏攢了厚厚的冊子，就等著容昭回來讓他過目，秦月便只當做什麼都不知道，每日裡按部就班過日子。

得過且過就是如此，所以每一日都變得漫長又煎熬，她常常手裡做著針線便開始發起愣來。

秦月想起很多小時候的事情，想起了面容模糊的母親，也想起了只剩下一個模糊輪廓的父親。

她在八歲的時候一夜之間失去雙親，之後跟著叔叔嬸嬸過日子，兩人嫌她多餘，但又因為秦家的名聲不得不撫養她，所以對她並沒有什麼好臉色，自然也不會心疼她年紀小就隱瞞那些她不應當知道的事。

秦月現在還能回憶起嬸嬸不耐煩的語氣，她道：「妳娘就妳一個姑娘，她自己也知道對不起秦家，所以投井死了，誰知道妳爹也跟著去死！妳要是個兒子，妳娘會活著，妳爹也還活著，這全都是妳的過錯！妳想想妳爹娘，還有臉在這裡站著做什麼？去幹活會不會？妳以為妳還是秦家金枝玉葉的大姑娘！」

她跟著叔叔和嬸嬸一起過了七年，這些話反反覆覆、翻來覆去聽過許多遍，都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了，卻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反而再次想起來。

她甚至想起來自己模糊記憶中的母親，想起來母親曾經撫著她的頭髮歎氣，也曾抱著她黯然神傷。

當年不懂的種種，在過了十幾年後，終於後知後覺地明白過來。

如果一個人的日子變得沒有盼頭，也沒有希望更沒有辦法掙扎，那便容易想要放棄，她不知道她的母親當初到底遭遇了什麼，但她想那一定讓她感覺到徹底的無望。

就好像當初她為了逃婚跳進洶湧的河水當中，也好像現在她開始感覺到在容家的一呼一吸、一飲一食都讓她快要窒息。

而容昭是在一個大雪夜回來的。

她躺在床上照例沒有睡意，聽著外面的動靜便坐了起來。

約莫聽到了裡間的動靜，容昭推門進來，他肩膀上還帶著細碎的雪粒，見她在床上坐著，便上前來抱了她一下。

「這麼晚了怎麼還沒睡？」他呼吸之間都是冷冽寒意，凍得她忍不住瑟縮了下，於是他便鬆開她，笑著道：「我去換了衣服再過來。」

他這麼說著話，枇杷便帶著人進來把暖閣裡的燈都點上，裡裡外外燈火通明，讓秦月清楚瞧見容昭這會兒身上是穿著官袍的。

遲疑了一會兒，秦月還是從床上下來，披了件厚衣服就出了暖閣，進到次間，正好看到容昭赤膊上身披散頭髮，手裡拿著個布巾在擦頭髮上的雪珠。

枇杷等丫鬟們都已退到屋子外面，次間裡就他一人。

一抬頭看到她出來，容昭便把手裡的布巾遞給她，又轉身背對著她，口中笑道：「來幫我擦擦。」

秦月接了布巾上前，安靜地替他把濕頭髮一縷一縷擦乾，又拿了旁邊的梳子把打結的地方都梳開。她看了一眼外面枇杷等人的影子，抿了下嘴唇，想要說什麼，但又一時間覺得無話可說。

「都快三更了，我以為妳早就睡了。」容昭抬頭看她，「是我吵醒妳了？還是妳沒睡？」

秦月手中動作停頓了下，目光也有些躲閃，「沒睡。」

「家裡有什麼事嗎？」容昭轉了個身，拉著她在自己懷裡坐下，他雙手環抱她的腰，眉頭微微挑了一下，「怎麼瘦了這麼多，最近沒有好好吃飯？」

「伯母打算給你納妾。」想了一會兒，她還是直接把這話給說了，放在心裡便會一直想，既然他已經回來，索性也不再多猶豫——無論是什麼事總會有一個結果的。

這話倒是讓容昭忍不住笑了一聲，他扳正她的肩膀，讓她與自己對視，「伯母就是幫忙理一下內宅那些瑣碎家事，納妾這種事情她說了不算。」見她還只是垂眸不看他，容昭又摟著她搖晃了兩下，「看著我，我才是妳夫君，我說了算。」

秦月抬頭看他，也看到了他眼中的笑意，這一瞬間她感覺鬆了口氣，至少沒有那麼難過了。

「我不打算納妾的。」容昭看著她，「要那麼多女人做什麼？」

秦月咬了一下嘴唇，突然感覺自己眼眶有些酸脹。

容昭伸手輕撫她的頭髮，捧著她的臉龐，在她唇上親了一下，又引著她的手摸到肩膀上那個牙印，道：「有妳了，哪裡還敢有別人？妳看上次妳咬的還沒好呢！」這話一出，秦月的臉漲得通紅，她下意識就把手裡布巾丟到容昭臉上，起身就要走。

容昭笑著拉住她，按著她在自己身上坐好，又隨手把那布巾丟到旁邊的銅盆裡去。

秦月掙扎了下想要離開，卻不知道手往哪裡用力才好，最後被容昭往下按住，才紅著臉不動了。

「我很想妳，所以趕著回來見妳。」容昭抬頭看她，又低頭在她身上吻了一下，「妳想我沒有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秦月用力咬著下唇。

「真的一點也沒有嗎？」容昭抱著她站了起來，慢慢地朝暖閣裡走。

這突如其來的動作，嚇得秦月一下子抱緊他的脖子，身上披著的那件厚衣服落在地上，便只剩下一件單衣。

回手把暖閣的門給關上，他親上了她的脖頸……

大雪紛紛揚揚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屋裡燒了地龍，便是一片融融暖意，彷彿春天。秦月仰躺在床上，用力抓了下容昭的胳膊，又被他反過來扣住她的手，與她十指交握。

新換的床帳是百合花的紋樣，搖晃之間，那銀絲線繡的百合花一時鮮活一時模糊。

「妳有沒有想我？月兒，妳想我嗎？」容昭忽然停下來問道。

秦月抬腰迎了一下，拿眼刀剗他，咬緊了嘴唇不說話。

容昭眼睛彎了彎，「那……我想妳就夠了，我每天都在想妳。」

兩人折騰到後半夜，快五更的時候，容昭給她套了衣服，又抱著已經睡熟過去的秦月從暖閣的大床上挪到一邊的小床。

待將大床上亂糟糟的被褥都捲起來放到次間去，又從櫃子裡翻了全新的被褥出來鋪好，才把小床上的秦月挪回去，他打了個呵欠，上床放下床帳，摟著懷裡的女人這才閉著眼睛睡了過去……

容昭回來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才在府中傳開，林氏皺著眉頭聽嬪嬪說他半夜回府就去了正院，到如今都還沒有出來的事，臉上神色十分嚴肅。

正想要說什麼，便聽著外面說容昀有事情過來找她，林氏抿了抿嘴讓嬪嬪先退下了。

容昀比容昭年紀小，在府中幫著管了一些事情，容昭不在京中的時候，那些人際往來之類的便都是由他來出面。

他進到屋子裡面，先向林氏笑著行了禮，然後說明了來意，「伯母，大哥說要清一個院子出來，府裡要留一位貴客暫住一段時間。」

一聽這事，林氏便也認真起來，「可說了是什麼貴客？有什麼要求沒有？」

容昀笑道：「這倒是沒交代，大哥只說找個單獨且清淨些的院子，外人不要打擾那種。」

林氏想了想，便道：「那把東北角那個桃花苑收拾出來，你看行不行？那邊是早年你們祖父還在的時候所建，小巧玲瓏，幽雅安靜，也不會有人去打擾。」

「那便聽伯母的。」容昀笑著說：「我便先過去與大哥說一聲，就不陪著伯母說話了。」

林氏點了點頭，囑咐道：「今天外面下雪路滑，你要小心些，也別穿太少了，免得生病。」頓了頓，她想起來容昭，又歎了口氣，「見到你大哥，與你大哥說，

讓他多注意身子，別仗著年輕就胡來，知道嗎？」

容昀笑著應下，與林氏又行了一禮，才往外面走去。

見容昀走了，林氏便讓身邊嬤嬤重新過來，吩咐她們讓人去把桃花苑清理出來，然後把裡面的物事都換新。

「給昭兒納妾的事情先放一放。」林氏慎重地囑咐了身邊的嬤嬤，「既然有貴客要來暫住，這些事情就不好拿出來。再有，派個人往正院去，告訴秦氏最近也要懂規矩些，不能像之前那樣只知道纏著昭兒不放。」

停頓了下，她彷彿有些不放心的，又道：「算了，這話我親自與她說，免得她不把妳們這些人放在眼裡，左耳進右耳出。」

秦月醒來的時候已經快到中午，而原本身邊的容昭早就不知去了哪裡。

聽著動靜，枇杷進到屋子裡來，臉上表情有些微妙。

她扶著秦月起身穿衣，輕聲道：「夫人，老夫人就在外面等著您。」

林氏看著秦月從裡間出來，歎了一口幾乎算是九曲迴腸的長氣。

她常常想起容昭和容昀兩人小時候的情形，他們都是乖巧的孩子，從來不調皮搗蛋，也不會做什麼出格的事，若是容家那時候沒有出事，她早就給他們倆相看好人家，容昭也不會娶眼前這個女人。

她倒是能理解為什麼容昭會娶她，都不用講別的，只看相貌就足夠——少年郎都愛美色，秦月的相貌便足以讓他動心，有這相貌，再能說會道，隨便講兩句，就能讓容昭動心，於是娶了她做妻子，還正兒八經地給她請了誥命。

只是容家將來是會一日比一日更好的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她硬是沒看出這秦月能做什麼，空有一副好相貌，所有心思都放在男人身上……若是在普通人家倒也罷了，這勉強能算是夫妻一體感情好，可在容家，卻不需要這樣一個夫人。

容昭需要的是一個識大體，懂大局，能幫襯他、能輔佐他的夫人，甚至不需要漂亮，只要出身足夠好就行。

可美色迷人心，她太知道這些男人心裡如何執拗了，想要勸容昭放棄大約是不可能的，而眼前這個出身低微的秦月大概也不肯把位置讓出來，那麼只能想別的法子。

想到這裡，她又歎了口氣，把亂糟糟的思緒收攏起來，然後重新看向秦月，「家中最近會有貴客暫住，妳是夫人，多注意一些，可不要讓別人看了笑話。」

秦月搭著枇杷的手，只感覺腰背僵硬得有些不想動彈，聽著林氏說了這話，眉頭不由得皺了皺，偏過頭去看向自己的大丫鬟，「家裡有貴客來嗎？」

枇杷搖了搖頭。

林氏撇了一下唇角，「妳這夫人……妳對家中到底知道多少呢？一問三不知，什麼都不清楚，若我不過來說，妳就什麼都不知道，只曉得霸著昭兒，是嗎？」

秦月張了張嘴想要辯解，可又找不出什麼話來。她的確什麼都不知道，容昭也的確什麼都沒對她說，那要她怎麼辦呢？

林氏搖了搖頭，起身道：「不管妳之前如何，現在我已經告知妳，妳便要知道進退，不要做不守規矩的事，到時候丟人丟到外人面前去，倒是連累整個容家。」不等秦月回答，她便扶著嬾嬾往外走，大約是覺得這話說了太多次，已經感到煩膩。

秦月安靜地送她到門口，站在廊下目送林氏出了院子，然後才從枇杷手裡接過手爐。

僵硬冰冷的手焐住溫暖的手爐，她回頭又看了一眼這安靜的院落，然後問向枇杷，「將軍沒說是什麼人要到府裡來嗎？」

枇杷扶著秦月往屋子裡面走，口中道：「早上將軍走的時候只交代了別打擾夫人休息，沒有說過府裡要來人。」

「那便去個人問問吧。」秦月歎了口氣，轉身往屋裡走。

熟悉的疲累感縈繞在心頭，她不知道這府裡到底有多少事情是應當她知道，又應當她不知道的。

比如府中有貴客要來，是她這個夫人不用去理會的嗎？

若是真不用理會，大約也不會告訴林氏——所以不告訴她，只是因為她並不重要吧？

揉了揉眉心，她走進暖閣，有些煩悶地在窗戶旁邊坐下，透過玻璃往外看，恰好能看到院子裡的寒梅白雪，彷彿一幅畫般。

她忽然想起好幾年前容昭興高采烈地給這暖閣裝玻璃的情形，雖然只有小小一塊，但府中別的地方是沒有的。

她也想起那時候暖閣裝了這麼一小塊玻璃，林氏轉頭便斥責了她不懂事，對方那時候是說容昀每日讀書，他的書房裡面才更需要這麼一塊玻璃。

林氏對她總有許多斥責，但她很明白問題或許並不出在林氏身上，就好像當初她跟著叔叔嬸嬸過日子，嬸嬸對她種種不好，都只是因為叔叔對她也並沒有幾分親情或愛憐。

疲憊地趴在一旁的小几上，她看著外面還在飄揚的雪花，一片一片的彷彿鵝毛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停下來。

枇杷出去了一趟，先是從廚房把午飯送到了屋子裡，然後一邊伺候著秦月用午飯，一邊說了府中要來貴客的事。

「據說是過兩天就來，也沒說是誰。」枇杷說道：「將軍早上又出府去了，這事情也只是和二爺交代了一聲，是二爺與老夫人說的。」

看著桌上的飯菜，秦月也沒什麼食慾，只夾了兩筷子菌菇吃了，然後便推到一旁，「妳們拿去分了吧，我不想吃了。」

枇杷勸道：「夫人，只吃這麼點不行的，還是再多吃兩口吧，是不是廚房的飯菜不合心意？夫人想吃什麼，等會我讓廚房專門做了送來。」

「什麼都不想吃。」秦月放下筷子，起身重新往暖閣走去。

她在想容昭出門了的事，他昨天半夜回來是為什麼？就只是為了和她在床上翻滾一番？所以她算什麼呢？

這答案已經到了嘴邊，她又硬生生嚥了下去。

枇杷見狀，便讓人先把飯菜撤下去，然後追著她進到暖閣中。

「夫人，這事情將軍應當也不是故意瞞著您的。」枇杷小聲勸道：「要不是得準備個院落出來，二爺大概也不會和老夫人說。」

秦月看了枇杷一眼。自打到了容家，枇杷就跟著她，這麼幾年下來，足見忠心，她知道枇杷的話是為了勸解她，也知道枇杷把她的處境都看在眼裡，這會兒說這話不過是為了安慰她而已。

「妳下去吃飯吧，我想一個人靜靜。」秦月不願和枇杷多說什麼，她其實也並不需要什麼安慰。

枇杷欲言又止，最後還是安靜地退了出去。

冬季的白天總是短促，彷彿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又到了晚上。

這一晚容昭並沒有回來，第二天他也不在家中，到了第三天中午，枇杷來與她說，那貴客來了，車馬行頭排場極大，府中是直接開了中門，讓那貴客長驅直入，往桃花苑去了。

秦月坐在暖閣裡，心中不知該是什麼滋味。

「不過倒是真沒驚動太多人。」枇杷繼續說：「老夫人似乎想去桃花苑拜見，但將軍直接給攔了，沒讓老夫人過去。」頓了頓，她看向秦月，小心道：「將軍沒告訴夫人，應當也是這個原因吧？可能這個貴客不想見外人，所以一開始連老夫人都沒打算告訴。」

秦月看向窗戶外面，今日雪已經停了，陽光算得上明媚，但北風沒有停止，天氣也越發寒冷。

「奴婢讓人往桃花苑那邊去看了，想著還是要打聽一下這位貴客的來頭。」枇杷道：「夫人放心吧，若是有什麼事，奴婢一定先告訴您。」

到了下午，這貴客的來頭還沒打聽出來，那桃花苑從裡到外把下人全部換了一遍的消息倒在府中傳遍。

據說還是容昭親自吩咐的，完全沒有經過林氏和容昀，他還派了親兵守在桃花苑外頭，不讓府中任何人過去。

枇杷來回話的時候十分小心，彷彿怕說錯了什麼惹得秦月不高興一樣，她仔仔細細斟酌著詞語，「反正……看起來將軍的意思是這人只是暫住，和府裡沒什麼關係吧？要不也沒必要把下人都給換了。」

「所以那位貴客是男是女？」秦月抬眼看向了她。

枇杷猶豫了一會兒，還是老老實實地回答，「據說是個女人。」

秦月感覺心彷彿漏跳了一拍，她看著枇杷，重複了她的話，「是個女人？」

枇杷點點頭，又急忙找補起來，「夫人，將軍對您的心意咱們都是看在眼裡的，這女人說不定是朝堂上的什麼故友盟友，所以才讓將軍接到府裡來呢！」

「是嗎？」秦月笑了一聲，很快便又覺得再笑不出來，「但願是吧……」

第三章 桃花苑的貴客

晚間時候，容昭來到正院，他換了家常的衣服，燈光下看起來俊美無儔，舉世無

雙。

秦月怔怔地看了他許久，看得他都笑了起來。

「月兒怎麼這樣看著我？我今天臉上有什麼髒東西嗎？」他上前來挨著她坐了，又把手貼在她的手上取暖，「今天累死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休息一段時間。」

「為什麼累？」秦月看向了他。

容昭笑著道：「還不是朝堂上那些事情？和妳也沒法說清楚，牽扯太多了。從先帝到本朝，一天都說不明白。」

秦月抿了下嘴唇，把手從他掌中抽出。

「怎麼了？」容昭抓回她的手焐在手心裡，「妳的手這麼冷，我給妳暖一暖。」

「他們都說府裡來了個貴客。」秦月看著他，「是什麼人？」

容昭無所謂地笑了笑，「無關緊要的人，反正就在咱們府裡住一段時間而已。」隱瞞應當是讓人感覺難過的，因為這意味著疏離。

秦月下意識蜷縮了下手指，抬眼去看容昭，半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能說什麼呢？她該是要難過、要生氣的，可他這麼坦然，都讓她感覺自己好像錯了一——是她貪心、是她奢求，才會有這麼多的煩惱。

容昭讓幾個丫鬟把放在正廳的幾口箱子搬過來，然後起了身，又讓她們都退出去。打開箱子，他向她招了招手，「來看看妳喜歡嗎？往少梁跑了一趟，那邊也沒什麼值得帶回來的，便讓人去北狄弄了一箱皮子。」

秦月慢慢地站起來，走到了他身邊，看到一整箱的各種皮子。

「有塊狐狸皮特別完整，我之前想著或許可以給妳做個圍脖，又或者手籠也不錯。」容昭彎腰在箱子裡面翻了一會兒，果然找出一條火紅的狐狸皮，他看到秦月走近，便抬手在她身上比劃一下，滿意地點點頭，「我想著這個紅色就襯妳。」

一邊說著，他一邊把這狐狸皮隨手塞到秦月手裡，又在箱子裡面翻出一張黑不溜丟的熊皮，拎起來只怕要比人還大了，他回手就往秦月身上披了一下，笑道：「這個可以給妳做個斗篷，這種大雪天出去就不會冷了。」

「給伯母或者鶯兒吧，去年做的衣服都還沒穿完。」秦月抬頭看他。

容昭笑著把那張熊皮放到一旁去，又從裡面翻了一張出來，「伯母和鶯兒自然也有，這些是給妳的。」他抖了抖手裡的皮子，「這個也可以做個斗篷，多餘的做個帽子也好看。」

秦月抿了下嘴唇，在旁邊坐了下來。

她看著容昭興高采烈地把那一箱子皮子挨個拿出來給她看，又認真地說了能做什麼衣服，接著還拖了旁邊另一口箱子過來打開，裡面滿滿當當都是各色寶石，紅藍綠紫黃，在燭光之下幾乎要把人的眼睛給閃花了。

「這些給妳去做首飾，明天讓二弟給妳送圖樣來選，選好了就讓人去做，等過年的時候進宮謁見還能用上。」容昭回頭，看著秦月只是在旁邊默默看著，便笑著拿了一塊巴掌大小的紅寶石過來逗她，「這個讓人磨一磨，給妳做個墜子，怎麼樣？」

秦月忍不住還是笑了一聲，「這麼大，掛在哪裡都嫌累贅。」

「終於笑了，剛才怎麼不高興？」容昭隨手把那塊寶石放在桌上，「有人惹妳了？二弟與我說家裡有些下人不聽話所以遣散出去，那些人是在妳面前亂說話了嗎？」頓了頓，他在旁邊坐下，又拉著她坐在自己身上，「別為下人生氣，不過是些下人，不喜歡就換掉。」他輕輕捧著她的臉，語氣無比耐心，「反正家裡也不用妳操心什麼，有事與伯母說一聲，讓她替妳做主就是。」

「伯母……其實並不太喜歡我。」秦月沉默了一會兒，有些話她從前婉轉暗示過，但容昭似乎不太明白，這次若說得直接，他能不能懂呢？「有些事情……我也不知要怎麼與伯母說。」

「沒法與伯母說，就和二弟說一聲。」容昭笑著道：「妳在家裡就只管自在過日子就行了，那些瑣事不用去理會。」一邊說他一邊彎腰從箱子裡又抓了一把寶石散在桌上，「年底了各府宴席多，到時候妳不是也要去？首飾衣服都要早些備好，免得被人笑話。」

秦月低頭去看桌子上那些亮晶晶的石頭，一時間也不知能說什麼，而她也不想聽容昭再說這些事情，因為感覺到心底壓著一團火。

拉了一下他的手，她在他身上轉了個方向，胡亂地親了一下他的臉頰，容昭很快便丟開那些石頭，熱烈地迎了上來……

第二天一早醒來的時候，又照例沒見著容昭的人，枇杷進來伺候她起身，只說他一早就起來，換了朝服便出門，應當是進宮去了。

聽著這話，秦月看到擺在屋裡的那幾箱東西，心中只覺得煩悶得很，便讓她們把這些都收起來。

她越來越厭惡自己，她似乎已經變成了連自己都討厭的那種人。

枇杷見她臉色不好，便也不敢多勸什麼，只讓丫鬟們把那些都收拾到庫房裡。

吃過早飯，秦月在屋子裡拿了棋譜出來對著棋盤擺，這黑白子是她很小的時候跟著父親學的，其實只懂一些皮毛，對著棋譜擺也未必能領會太深。

她平常也不喜歡玩這棋子，只是發現針線瑣事已經沒法讓她停下去想那些不該想的事情，或許跟著棋譜絞盡腦汁，便沒餘力再去想其他。

快到中午時，忽然看到枇杷匆匆從外面進來，又讓屋子裡的丫鬟都到外面去，關上了門，才低聲向她道：「桃花苑那位貴客的身分打聽到了，是公主。」

秦月愣了一會兒，拿在手裡的棋子都忘了落下去，直愣愣地看向枇杷，「公主？」

「是之前和親去北狄的那位嘉儀公主。」枇杷聲音壓得很低，「早上桃花苑來了宮裡的人，所以這會兒便都知道了那位是公主。」

「和親去了北狄，現在又回來了？」秦月慢慢地把棋子放下，「是北狄出了事情？」枇杷想了想，道：「北狄的事情尚不清楚，將軍這兩年就是在邊疆與北狄打呢，可能是打了勝仗，就把當年和親的公主給接回來了。」

秦月詫異地看了枇杷一眼，「有這樣的規矩嗎？從前沒聽說過和親的公主還能回來的事情。」

「不知道。」枇杷老老實實地搖了搖頭，「大家是這麼猜的，可究竟是為什麼也

不清楚。」

一時間秦月心裡湧出無數個問題。為什麼這個公主會到容府來？去和親的公主為什麼還能回來？她回來了不該進宮去嗎？在容府暫住是要住多久？這個嘉儀公主到底什麼來頭？從前為什麼都沒有聽人說起過？

但顯然枇杷沒有辦法給予她任何解答，而她自己也想不出任何一個答案。

「那要去拜見公主嗎？」秦月把這些想不出答案的問題都拋開，重新問了個似乎應當有準確答案的問題。

枇杷想了一會兒，遲疑道：「要是按照規矩，應當該去拜見的吧？否則將來會不會被人說不懂禮節？」

「老夫人怎麼說？」秦月又問。

枇杷這次便回答得很肯定了，「老夫人已經去過桃花苑。」

秦月沉默地對著棋盤想了想，道：「那收拾收拾，也去一趟桃花苑吧。」

枇杷扶著她站起來，又道：「老夫人過去的時候是送了兩副鐲子兩套花釵，夫人應當比照著減半分吧？」

「那就減一套釵。」秦月感覺有些頭疼，「妳現在去庫房找來先給我看看，免得老夫人到時候又說我禮數不到。」

枇杷點頭應下，便先往庫房跑了一趟，翻找出兩副鐲子還有一套二十四節氣的花釵。

秦月讓她拿來看了看，又囑咐她去找個好些的匣子來裝，接著才去翻櫃子裡的衣裳——她的衣裳多，但見公主還是要莊重些，在各色衣服裡看了一圈，最後找到一件朱紅的長襖和一條銀色的裙子。

正打算叫枇杷過來幫忙看看首飾的時候，她從窗戶瞥見了容昭的身影，他穿著官袍，正從外面進來。

容昭走路快，她才從窗戶看到，不過一會兒，便見他自正廳走過來。

「這是準備出門去？」容昭好奇地看了一眼她掛在架子上的衣服，「這麼冷的天，穿這麼點不行，還得再加一件斗篷。」

另一邊，枇杷捧著裝著鐲子和花釵的匣子過來，見到容昭便先行了禮。

容昭看了一眼枇杷放在桌上的匣子，隨手打開看了一眼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這是要見什麼重要的人？這套花釵不是上次我送妳的，妳自己都不捨得戴。」

秦月擺了擺手示意枇杷先出去，然後看向了容昭，「嘉儀公主現在在府中，我是應當去拜見的。聽說伯母過去時送了兩副鐲子兩套花釵，我便減了半分。」

聽著這話，容昭眉頭皺了起來，「去拜見她做什麼？沒必要去。」一邊說著，他一邊把匣子給合上，「這東西也沒必要給她。」

「可……」秦月有些猶豫，「這是禮數。」

「我說了不用去就不必去。」容昭語氣強硬起來，「她只是暫住，妳不要過去打擾她。何況伯母已經去過，就算是禮數到了，不必妳再送什麼。」

這話聽得秦月啞口無言，她看著他許久，最後道：「伯母會說我不懂禮數。」

「這事情我會與伯母說。」容昭幾乎是不耐煩了，他站起身便往外走，「妳不要

去打擾嘉儀公主，知道嗎？」

給嘉儀公主準備好的禮物，秦月還是讓人送去了桃花苑，只是她沒有親自過去。大概是因為容昭與林氏說了什麼，這一回她沒有因為這事再過來說什麼。

但也約莫是因為容昭知道秦月還是給嘉儀公主送了東西的原因，他便連著好幾日沒有往正院來。

又過了幾天，那位嘉儀公主回了禮，她讓身邊的嬤嬤親自走了一趟，送來了一個精緻的匣子。

對方來的時候恰好容鶯在屋裡陪著她說話，等到那嬤嬤走了，容鶯便好奇地看著那匣子，向秦月笑道：「嬸嬸，能不能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？」

聽著這話，秦月也笑起來，「妳打開看便是。」

於是容鶯打開了匣子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尊黑玉雕塑——雕的是雄鷹展翅。

她露出詫異神色，看向了秦月，「這是要送給叔叔的，拿錯給嬸嬸了嗎？」

秦月微怔片刻，從容鶯手裡接過這小小的擺件，黑玉光澤細膩，雄鷹羽毛纖毫畢現，的確不像是送給女眷的擺件。

她往匣子裡看了一眼，發現裡頭還有一張短箋，便伸手拿起來看，上面寫了簡短的回禮贈詞，一看便是制式的答謝詞，大約這禮物也是隨便選的。

容鶯好奇地湊過來看，然後臉上露出一個顯而易見的嫌棄神色，「好些年沒見過這樣回禮，現在應付人都不會寫這麼老套制式的贈詞。」

秦月搖了搖頭，把這雄鷹展翅的擺件重新放回匣子裡，然後道：「畢竟是公主。」

她倒是很能理解為什麼送了這麼個東西，大概是公主想回禮，又懶得去精心挑選什麼，便隨手點了一件貴重的送過來。

容鶯不以為意地哼了一聲，「公主又怎樣，和親到北狄，要不是叔叔這幾年一直在邊疆打勝仗，她也別想回來。」

秦月讓枇杷把這匣子給收起來，然後看向容鶯，「無論如何她暫住在我們府裡，這些話還是少說吧！免得傳到她耳朵裡去，那樣不好。」

容鶯擺弄著手裡的珠串，抬頭看向了秦月，「我從二叔那裡知道了一件事情。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秦月摸了摸茶盞，見裡面茶水已經涼了，便讓枇杷換了熱茶過來。

容鶯看著枇杷出去，然後才小聲道：「二叔說，我祖父當年在的時候，叔叔差一點就尚了這位公主去做駙馬。」

秦月愣住了，她看向容鶯，眉頭微微一皺，「真的？」

「嗯，真的。」容鶯認真地點了點頭，「我問過二叔了，二叔說當年知道的人不多，那時還是先帝在的時候，祖父仍是太尉，容家尚未遭難，後來先帝走了，這事就不作數了。」

秦月沉默下來，似乎有許多疑惑，在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解答。

為什麼這位嘉儀公主從北狄回來之後是住在容府，為什麼單獨收拾出桃花苑又專門找了人去伺候，為什麼容昭不讓她過去拜見對方……

容鶯見秦月不說話，大約感覺到氣氛有些不對，便又找補起來，「嬸嬸，叔叔與妳成親了，肯定是不會想這位公主的，她暫住在我們府裡，應該只是叔叔憐憫而

已。」

「就……只是有些意外。」秦月深吸一口氣，勉強笑了笑。

容鶯看著秦月，又拉著她的手搖了兩下，「嬸嬸，這事情二叔原本叫我保密不要告訴妳，但我覺得妳應當知道，否則到時候有風言風語傳到妳這邊，意思變了反而不好。」頓了頓，她又彷彿是自我矛盾般繼續說道：「反正……我覺得不該不告訴妳的。」

秦月摸了摸容鶯的頭髮，「沒事，這事我就當不知道，不會讓妳在妳二叔面前為難。」

「要是叔叔有二心，嬸嬸也不用怕，妳是有誥命的夫人。」容鶯又道：「反正、反正要是叔叔和妳有矛盾，我就站在妳這一邊。」

秦月笑了起來，她拍了拍容鶯的手，一時間也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在容府中，大概就只有這個小輩對她是真心的，應當是因為容鶯還年少，沒有那麼多偏見，所以付諸的真心才能得到回報。

容鶯陪著她用了午飯，下午又和她一起做了許久的針線，直到吃過晚飯才回去自己的院子。

晚上容昭仍然沒有過來，秦月洗漱之後在暖閣裡拿著書看了一會兒，便見枇杷進來。

「將軍晚上去了桃花苑。」枇杷關上門，小聲說道。

秦月放下手裡的書，沉默了一會兒才看向枇杷，「現在還在嗎？」

枇杷點了點頭。

秦月往窗外看了一眼，迴廊下的燈燭光線昏黃，幾乎什麼也看不清。

「不管那些，我要睡了。」秦月收回目光，然後搭著枇杷的手站起來朝著床榻走去，「妳們也早些休息吧。」

枇杷安靜地扶著秦月走到床邊，又把被褥展開，床帳都放下來，小聲道：「奴婢明天讓人去打聽打聽這位公主與將軍從前到底有什麼關係吧？」

秦月脫了鞋子，光腳踩在腳踏墊上，沉默許久才道：「是應當打聽打聽。」她總得知道容昭與這位嘉儀公主到底是什麼關係，若他們真的從前有過什麼，自己是願意成全的，她不想做惡人，就只當做是報恩。

躺在溫暖的被子裡，她看著枇杷把床帳都放下，然後熄了燭火，退到暖閣外面。在漆黑之中，她睜大了眼睛，絲毫沒有睡意，想起了那年她被容昭從水裡撈起來的情形——

那時候她倉皇從家裡逃出來，身後有家丁在追趕，前面已經走投無路，可她寧願一死也不想嫁給一個老頭做妾，所以義無反顧跳進了湍急的河水中。

她不諳水性，噙了幾口水便沉沉浮浮地隨著水流往下游而去，岸上那些家丁的喧譁爭吵聲不斷，朦朧間她甚至看到他們拿著火把順著岸邊往下游走，似乎想著生要見人死要見屍。

她在水裡，只想著往水下沉，一心想著若是死了，便能一了百了。

沉浮間，她忽然被人抱住，下意識也攀住了那溫熱的身體……後來她想，自己那

時候應當是不想死的，畢竟有生路的時候，誰也不會想死。

次間傳來了腳步聲還有說話聲，她側耳去聽，輕易便分辨出了是容昭在與枇杷說著什麼。

再接著，門被推開，次間的光線照進暖閣裡，床帳被拉開，容昭靠了過來，身上有喝過酒的味道。

他醉醺醺地蹬掉鞋子，然後胡亂往床上躺下。「怎麼睡得這麼早？」似乎沒有察覺到身邊的人是醒著的，他胡亂拉扯了下被子，嘟嘟囔囔地沒一會兒就睡熟了。枇杷等人捧著熱水在次間站了許久，見暖閣的門沒有關上，便大著膽子進來。

「將軍？熱水備好了。」枇杷小聲說道。

「他睡著了，妳把熱水端進來吧。」秦月坐起來，看了一眼已經抱著被子睡得香甜的男人，閉了閉眼睛，索性跨過他下了床，「點燈，然後在外面候著。」

枇杷連忙應下，把水盆和手巾全都端了進來，然後帶著其餘丫鬟退到外間去，同時關上了門。

秦月拿起簪子隨手把長髮挽起，然後擰了手巾，先在容昭臉上擦了兩下。

大概以為是蟲子或者別的什麼，他揮了兩下手要趕走臉上的手巾，然後又把頭埋進了被子里。

伸手把他擺正，又將他身上的衣服解開，秦月輕輕替他用熱水擦了擦身子。

燈光下，她看到他背後長長的傷疤，她想起來這是兩年前有一次他在戰事中差點丟了命的重傷，據說是從背後被掄了一刀，命大被他躲開，養了許久才養好。

那時他在府中養傷，她便聽他講邊疆的戰事。

她問他，能不能跟著他一起到邊疆去，她不想一個人在京中待著。

而他回答她，安然待在京中就好，邊疆苦寒，沒必要去吃苦。

她那時以為這應當算是愛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卻是另一番滋味了。

動作遲滯了一會兒，躺在床上原本睡熟的人卻睜開了眼。

容昭抓了抓自己的頭髮，又看向她，「妳不是睡了？」不等她回答，便看到了旁邊的水盆和手巾，自得其樂地笑了起來，「我的錯，是不是身上太臭把妳熏醒了？」

秦月看著他，按下心中的歎息，伸手又給他擦了一下臉。

容昭笑了兩聲，便從她手裡接過手巾，道：「我自己來，妳只穿了這麼一點，快上床暖著，別凍病了。」

應當是酒喝太多，他接了手巾在臉上擦了兩下，又仰倒躺了回去。

秦月伸手將他手裡的濕手巾拿過來，在這昏黃光線下，看見他雙頰有些泛紅，嘴唇濕潤泛著薄光，方才擦臉的水珠順著額頭滾下，劃過他閉著的雙眼，沾濕了長長的睫毛。

呼吸之間，不是他身上常有的沉水香，而是醉酒後刺鼻的氣味——其中還有一些不易察覺的甜香，是她以前沒有聞過的。

她想起來枇杷說他晚上去了桃花苑的事，那麼這甜香，應當是從那裡帶出來的吧？想到這裡，她自失地笑了笑，把手裡的帕子擰乾，將他臉上殘存的那點水珠都給擦乾。

閉著眼睛彷彿睡著的人又把眼睛睜開，喝酒之後他的眼尾微微泛紅，彷彿桃花，他抓住她的手放到嘴邊親了一下，聲音含糊道：「我自己來，妳讓我自己來。」秦月沒再理他，只笑了一聲，知道和醉鬼沒什麼好說的，便把手抽回來，起身將手巾和水盆都放到門邊的架子上去。

身後那醉鬼搖搖晃晃地坐起身，他從背後抱過來，把腦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「我來幫妳。」

「你自己把衣服脫了。」秦月轉了個身，這麼一抱過來，他身上的甜香味道更濃了些，「穿著衣服不好睡覺。」

容昭搖搖晃晃地把身上剩下的衣服給脫了下來，隨手就搭在架子上。

秦月在一旁看著，怕這醉鬼直接倒在地上睡覺，於是又拉了他一把，「早點休息吧。」

容昭跟著她走回床邊，四仰八叉地躺倒下去，遲滯了下才又看向秦月，「妳不休息嗎？」他往裡面讓了一下，又伸手拉了拉被子。

秦月手裡拿著燈，先在床邊坐下，把床帳都放妥，然後將燈熄滅放回床頭櫃子上，才慢慢躺進了溫暖的被子裡。

身旁的容昭貼近她，帶著沒有散去的甜香，她把他推到一邊去，又捲著被子滾到一旁。

容昭鏗而不捨地重新貼過來，似乎方才一番折騰已經把醉意攪散，他在她後頸落下細密的吻，「我不該喝這麼多酒，是我錯了。」

黑暗中，秦月聽著他的話，只覺得有些好笑。

雖然不知他現在是清醒或者借酒裝瘋，他都已經為她的反應找到了理由——他認為她是因為他喝酒生氣，所以果斷地認了錯。

她不想理他，但身後的人顯然不願放棄，「下次我一定不喝這麼多了。」容昭說道：「月兒，妳看我，我可以發誓。」

「我不想聽你發誓。」秦月再次推開他，把被子裹緊了些，整個人都縮進去，「早點睡吧。」

拉了兩下被子無果，容昭想了想，伸手抓了床裡邊的另一床被子過來，將兩人裹在一塊，「我們一起。」

散不去的甜香被裹進被子裡，秦月感覺要窒息了，伸手掀開床帳，冷冽的空氣頓時撲面而來。

容昭從她背後把床帳拉了下來，同時就勢抓住她的手，然後便像一條蛇般鑽到她身後。

「我不喜歡你身上的味道。」秦月抵了一下嘴唇，輕聲說道。

「就只有酒的味道，今天喝的是荔枝酒。」容昭說：「妳喜歡荔枝酒嗎？我明天讓人給妳送兩罈過來。」

「是陪公主喝酒嗎？」黑暗中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有勇氣把這句話問出口。身後人的動作停頓了下，他笑了一聲，「妳身邊的丫鬟多嘴多舌，妳的煩惱才這麼多。」

「是嗎？」秦月閉了閉眼，又再次推開了他，接著翻身從床上坐起，伸手拿了枕頭和被子就站起來。

她掀開床帳走到窗下的小床邊，把手裡的枕頭和被子都丟上去，不想再和容昭多說什麼，她只想一個人靜一靜。

床上的容昭伸手摸索著把燈給點亮，他赤著腳下床，舉著燈走到窗邊來，「怎麼今天這麼大火氣？」

秦月抱著被子，抬頭看向他，「我們今天分開睡吧。」

「我不知道為什麼妳今天這麼生氣，我剛才說了，下次不會再喝這麼多酒。」容昭臉上的笑慢慢收斂起來，「晚上冷，在這裡睡會著涼的，起來。」

見秦月一動也不動，容昭把手裡的燈放在茶几上，彎腰將她連人帶被子一同抱起，還隨手捎帶上那個枕頭，轉身便往大床走去。

他把人放進床裡，伸手掖好她的被子，臉上的笑已消失殆盡，「安心吧，我不碰妳。」

重新熄滅燈燭，兩人躺在床上，經過這麼一番折騰，那惱人的甜香已經散開，秦月安靜地翻了個身，在黑暗中她模糊地看到容昭背對著自己，不知是睡了還是醒著。

當她從容驚那裡知道他和那位公主可能有過的關係開始，心裡便彷彿有火在燒，而在知道他去桃花苑陪著那位公主時，她便已經沒法冷靜下來。

她想質問，卻似乎沒有立場。

她憑什麼去問容昭呢？又有什麼資格去過問這些事呢？

她太明白自己在容昭心裡的地位，只應做個聽話乖順的玩偶，甚至喜怒哀樂都不當有，只要聽從吩咐就是。

可她是人，七情六慾她都有。

她想起那年從水裡被撈起來時，睜開眼睛看到的他，彷彿天神下凡，是拯救她於困境的救世主。

若她只想著報恩就好了——報恩，做牛做馬，甚至一命換一命，那樣才是最好的結果，不應付與感情，那樣便也不會有現在這樣多的煩惱。

因為有了感情，她心中的佔有慾就如荒草一般瘋長，她嫉妒，她猜疑，她恨不得拿著刀逼容昭把那些過往全部交代清楚，可她並不能這樣做。

黑暗中容昭翻了個身面對秦月，他並沒有睡著，「妳在看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她被嚇了一跳，遲疑了許久才慢慢開了口，「我、我想到了一句詩。」

「詩？」

「心悅君兮君不知。」秦月把心口的喟歎和酸澀嚥了下去。

容昭笑了笑，伸手在秦月臉上捏了一下，「睡吧，別想那麼多。」